

花季

---



# 花 凋

## 内容简介

他，一世一世为所爱之人伤。  
今世下定决心不再爱人，  
可是那不受控的心，  
在见到她的第一眼就陷落了。  
只因有一身通鬼晓灵的异能，  
她注定是异物地存在这人世。  
从不起波澜的心，  
遇见他竟波涛汹涌。  
但人，妖岂能相守，  
况且还有魔从中阻拦……

一校意见：	二校意见：
打分：	打分：
政治：	政治：
色情：	色情：
处理：	处理：
签名：	签名：

### 封面小语

相爱不能相守，  
前世今生不了的缘分……

### 封面构思

古代男人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带  
点妖气雪

# 序

两个都不勇敢的男女主角 ,两种都让我很头痛的人物。

写这本书时 ,最常做的一件事 ,就是抱头对着计算机大喊 :“这不是我的个性”。

可是到头来 ,我却还要认命地把被扔过不止一次的稿子捡回来 ,并且边坐上计算机椅边说服自己 ,什么角色都要写 ,每种心情都要尝试 ,不能只挑自己的喜好而下笔。

这本书从开工到收工 ,被我拖延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除了我本身的因素外 ,尚有一桩 ,那就是……世足赛。

在世足登场的六月初 ,我就已经事先跟编编打过电话 ,说明这个月我要请足球假 ,暂时不写稿、也不接受任何理由原因来阻挠我看球赛 ,接着 ,我便天天都坐在沙发上陪着娘亲一块瞪着电视又叫又跳。

我承认我是个无可救药的巴西队球迷 ,每回看到巴西队华丽的脚法和精湛的球技 ,我的好心情就可以持续一整天 ,而且心情好到……完全置稿子于度外。

洛炜、编编、书店的妹妹 ,在我的传染下 ,也都一一被我拖来陪我一块迷足球 ,娘亲这个球足迷更是夸张 ,

上班上到一半 ,还不忘打电话回家问 :“现在几比几 ?”

不过 ,这种快乐是有后遗症的 ,而症状就是拒绝回到现实来 ,继续把稿子摆在一边放大假。

“世足踢完了 ,你也可以把下一节寄来给我看了吧 ?”二姐苦情地在电话那头这么说。

自认写书速度很固定 ,也不曾拖过稿的我 ,应该是很很有本钱放自己假的 ,但我这个想法在连续几个等得不耐烦的人打来和我联络过感情后 ,很快就改观了。啧 ,头一回被催稿的原因 ,若是全都赖在足球上似乎是很说不过去 ,但 ,问题若不是出在那颗球上 ,那就是出在我身上啰 ?

基本上 ,我本身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只是……没有心情写。

关于盗版猖獗之事 ,已让我伤心了甚久 ,这其中包括了其他出版社为图牟利的擅自盗印 ,网络网站们不尊重智能财产权的扫书 ,在连续接到许多大陆读者写信来告诉我 ,“会盗你的书是看得起你 !”或是“少给脸不要脸 !”后 ,我更是没心情写。

身为一个作者 ,对于盗版我只有一个感觉 ,那就是……我被偷、被抢了 ,它对我的伤害有多大 ?我只觉作者的尊严扫地 ,不过是个廉价的提供印刷者。

在这里 ,我不想再说什么长篇大道理 ,或是又来篇硬邦邦的正气歌 ,我只想说 ,若真是支持作者的读者 ,那么 ,请支持正版 ,放作者一条生路走吧 ,功德无量。

赅我从没写过“羽钗”这本书 ,这是盗版网站的误植 ,别再来找我认书了。

# 1

生命太漫长了，必须想个法子打发。

千百年来，他爱过许多人，可爱情的下场，却总是遍体鳞伤。

每当恩消爱弛，又有人在他的面前转身走开时，他一直不明白，他做错了什么。在经历了数次伤痛之后，他总算是在伤口的疼痛中获得领悟。

人类的生命太过短暂，他却不老不死，永远青春鲜艳。

一日复一日，看着她们如花朵般随时光日渐凋萎，他不在乎她们的容貌是否因岁月而改变，也做好了她们终将死去而他将被独留下的准备，但她们却在乎，无一例外。

她们介意他永无终点的生命，妒忌他恒久的青春，她们不愿当年老来临必须面对鸡皮鹤发时，身旁的情人，却年轻如旧，这太讽刺、也太折磨了，她们只是女人，这世上，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忍受他那无止境的青春。

因此，她们给了他爱，又纷纷把爱收回走开，于是千百年来，他仍旧是一只孤独且无奈的花妖。

直到，那一日……



注定的相遇来得太突然。

那一年,那一日前,她还不懂恩怨,也没有爱恨,她曾有过一段天真无忧的岁月。

伸手推开花纹枝桠窗,迎面而来的浓郁香气顿时涌进了室内,雷无音闭上眼睛深深吸口气,坐倚在窗边看着午后的日光自树梢洒落园中,落在开得如锦如织的芍药花海中。

园中静谧无声,偶有窸窣的走动声自园中一角传来,竖耳倾听,那是娘亲裙裾与嫩绿的叶片擦穿而过的音息,不需抬首,她也知娘亲正在日光下为心爱的花儿们修剪长枝,园中遍植的花儿名唤芍药,乃花中之相,每逢春末夏近,总是依约盛开迎夏送春。

无音两手搁在窗棂边,倾身朝前趴在臂上,闭眼享受着这不变的温暖午后,在这座娘亲独住的花相园,素来清寂,平日除了打扫送饭的嬷嬷会定时进园外,鲜少会有外人前来走动,但每到芍药盛开之期,爹爹总会自雷宅主屋那边带来许多客人,携众前来花相园赏花。

她因此而喜欢上这个由花相统御百花的季节,因惟有在这个短暂的春末时分,她能够见到终年不入花相园探视她们母女的爹爹,也惟有在这个时节,她才能在愁眉不展的娘亲脸上,再见笑颜。

无声流动的空气中,忽然传来些许人声,被春日晒得昏然欲睡的她懒懒抬起头,见嬷嬷带来了一名背着木箱的男子站在园中,娘亲放下了手边的工作上前迎客,

三人交谈了一会，就见娘亲笑意满面地迎客入屋。

当客人进到屋内时，她好奇地自窗边起身，溜下了躺椅穿了鞋，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厅门边探看，不意却迎上了那名背着木箱男子的脸庞，本欲想躲的她，注意到眼角处有颗黑痣的男子，双目含笑地注视着她，但那笑意太过亲切，令她下意识地缩回探看的身子，回避起他的目光。

在嬷嬷的招呼下，男子回过头将木箱搁在花桌上，打开木箱自里头取出一面面令人目不暇给、精工细制的铜镜，不一会儿，桌面上搁放了蟠螭纹镜、雀绕花枝镜、瑞兽鸾鸟镜……

那些她叫得出名的、或是没见过的铜镜，一一搁上了桌，娘亲左顾右瞧了半晌，在男子的建议下，自众镜中挑捡了一面制工瑰丽的四神镜，吩咐嬷嬷去取来银钱交给了男子后，笑盈盈地送男子出门。

卖镜的男子在两脚跨出门槛前，蓦地回首，双目精准地捉着了躲在厅旁偷瞧的她，她的心头一凛，结实被吓了一跳，而后男子带着她解不开的笑意缓身踱出了门扉，与嬷嬷一同走向外头的日光下。

“五姨太，老爷请你过去本屋一趟！”在他们走后不久，自雷宅主屋那边被派来的下人，站在园内大声地朝里边唤。

犹站在厅中把玩着新镜的娘亲，霎时面庞上扑漾上一层兴奋的红晕，慌忙一手抓起新购得的铜镜，一面对外头通报的下人回话。

“我梳洗一下，待会就过去！”

八岁的她，似懂非懂，安静地走回窗边，颇为困难地

再度爬上高大的躺椅上 ,曲起双腿坐正 ,默看着娘亲取来新镜 ,小心梳理好长发后盘成香云髻 ,在髻上簪上了最心爱的银簪珠翠 ,再拿起妆台上久未过用的荷花胭脂 ,对镜细心妆点 ,再三打扮妥贴后 ,匆匆摘下新镜 ,兴冲冲地提起裙摆往外跑去。

头皮忽然传来一阵疼痛 ,无音吃痛地抚着发 ,转首看向窗外。

一张张好奇顽皮的面孔 ,近在咫尺地正对着她的眼眸 ,她倒抽了口凉气 ,忍不住将身子往后倾 ,拒绝与这些住在花相园里的花妖草精这般靠近。

对于这些总是在她落单时出现 ,又以捉弄她为乐的妖精们 ,她早已自惧怕演变为熟悉 ,再变为习以为常 ,她用力夺回遭它们拉扯的发 ,看着它们在窗外咯咯笑成一团 ,片刻未过 ,又再度嘻笑玩闹地伸手来扯她的衣衫。

她扬着手挥开它们 ,“走开。”

犹想与她玩耍的妖精们 ,在见她板起了小脸后 ,不甘地吱喳了一阵 ,随后成群地跃入园中的花丛中嬉戏 ,一派欢乐。

无音深吁了一口气 ,一手按着自己被扯弄得有如蓬草的乱发 ,动作缓慢地爬下高高的榻椅 ,来到娘亲的妆台前 ,垫高了脚尖摸索着台上的铜镜。

清凉如石的触感 ,透过指尖传递了过来 ,她小心翼翼地取下娘亲新购的四神镜 ,此镜为四叶纹钮座 ,座外方框 ,框内排列十二地支铭 ,座内圆框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各踞一等分 ,边缘的纹饰为文波云纹 ,镜缘一角 ,则刻有一小串铭文 ,但她看不懂。

反手转过镜面 ,眼前的景像令她猛然一怔。

在镜中，她看见了一大片绽开得远比自家园中更壮盛的芍药花海，风儿漫过，花海如潮跌宕起伏，涛涛似浪。她的鼻尖似乎都能嗅到那阵迎风而来的沁人幽香，风势稍停后，有个男人静伫在花海中。

他在流泪。

她愣了愣，不由自主地倾身向前，想再看仔细点，原本模糊的铜镜，在她的目光注视下，愈来愈明澈，愈来愈清晰，镜中侧着脸的男子，轮廓也益发鲜明，她甚至都可以清楚瞧见光线滑过他肩上每一根长曳的发丝，光滑的泪珠顺着他的脸庞，无声滑落在花丛中，她伸手抚向铜镜镜面，凑近了小脸……

镜中光影忽地一闪，出现了另一幅景象。

清映如水的镜中，一只属于男人的手握住了女人的手，俩俩彼此紧密相牵，但女人的手却渐渐离开，一点一点的，他们的掌心不再相贴，长指不再交缠，女人的手逐渐离开，直至最后一部分相连的指尖，也被分隔在空气中，最终只剩男人的手犹悬于原地，怅怅若空。

“看见了吗？”娇嫩的女音在她的耳边响起，纤纤兰指指向镜中，“那是你的未来。”

无音转首看向不知何时出现在身旁的来者，在镜中反射的刺目光影下，一名艳丽的女子，正站在一旁边指着镜子边含笑看着她。

蓦地，一阵拔高至令人悚然的尖喊，划破素来寂静的庭园，因那凄厉惨痛的叫声，无音慌忙搁下铜镜转过身来，一手按着胸口急急奔向音源，但她的脚步，却在出了房外后，霎然止定在长廊上动弹不得。

无音骇然直视着跌跌撞撞冲进园子里的娘亲，目中

强烈焚烧的怒火使得她的双眼变得异样锐利。

她先是取来了花锄奋力捣毁园中群花的花架，一声又一声竹裂滕断的声响，刺耳尖锐，在空气中萦绕不去，接着气喘吁吁的她再拾起搁在一旁除草用的利镰，见啥割啥，将难抑的怒火延烧至不知发生何事的花儿身上，镰起镰落间，金光灿灿，所挥砍的每一下皆是竭尽全力，她是那么不遗余力地消灭着眼前的一枝一叶，不让任何一朵瑰丽诱人的花朵在她的目前招摇炫耀，盛怒和凄怆，在她的脸上揉合成一种心碎的颜色。

受不住如此残暴诛灭，园中多年来的一片心血，转眼间毁尽于无。

那一瞬间，无音仿佛听见了花草的悲泣声，袅袅不断。

站在廊上的她，耳鼓密密充斥着花儿们临死前纷乱的音韵，在娘亲落力不止的铲杀下，园中的花儿血肉横飞，尸陈遍地，种种鼓噪声覆盖着她的耳膜，令她不住以手掩耳，试图逼退阻绝那些凶然涌进的哭喊声，不意间，她抬起头，两眼与娘亲无可回避地打了个照面。

触及娘亲那双如蛇如蝎的眼眸，双目蓄锐，深怨待发，来得甚急甚快的寒颤自她的背后战栗地升起，一个踉跄，她不由自主地往后栽倒，跌坐至地的她，一双清秀漂亮的大眼盛满了恐惧，惊愕迷茫地在原地抖索着身子，看着娘亲别过脸，转身挥扬着长镰不断地在园中四下乱砍乱拽。

东风不知是自哪个角落钻了进来，架塌花倒的园子里下起了飞雪，定眼细看，此雪非雪，而是片片委屈凋零的落花。在蛮横的暴行下，花儿蒂叶受摧、瓣瓣撕裂，花

汁自断裂的茎干中汨汨流出，是血亦是泪，而落了一地的残花断叶，则似是一匹上好的染绸，遭人揉虐成团弃之在地后，芳魂恨归尘土。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近乎恐怖的气息，无音伸出两手紧紧环抱住自己，没有前去阻止娘亲对园中花儿们的暴行，也不知能阻止些什么，她埋首在双膝里，深深闭目，只希望这吓人的一切快些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她的耳边传来另一阵高扬恐惧的尖叫，抬眼望去，是负责照顾她们母女起居的嬷嬷，在惊见娘亲取来灯油在园中放火后，站在园外放声惊叫，急忙拔腿去招来园外的奴仆，没过多久，自外头跑进来了一批家丁奴仆，先是合力扑灭了园中方燃起的火势后，个个箭拔弩张、红光满面地团团围近娘亲，这令她的心头一惊，下意识地想起身去保护娘亲。

一双白皙的手掌搁放在她的肩上，将正要往外奔去的她及时拉了回来，她回过头来，就见方才那名站在镜旁的女人站在她的身后朝她摇首，伸手掩住她的小嘴，不让她出声援助外头无依的娘亲，而后不发一言地将她给拉进屋里。

脚步茫茫的无音，途中频频回首，此时在外头远处的娘亲已遭下人们围困住，众人夺下她手中的灯油，拉扯着她的臂膀，她状似疯狂地嘶叫狂喊，色泽鲜嫩的湘裙绫纱沾染了叶液花汁，浑身糟污不堪，在下人粗烈的纠缠架持下，娘亲咬破了唇，嘴角挂着血丝，头上细心梳理后簪上的银簪珠翠，已不知从何追问去向。

髻落发散，满面是泪。

无音没有见过她这种模样。

她的眼中,有恨,有哀恸,更多的忿怒掺杂在其中后,使得她的面貌改变了,她再不是记忆中妍丽娇艳的娘亲,眼前犹作困兽之斗的她,倒像那些遭她亲手摧折的花儿,凄凉的影子占据了她的,似一道道粗绳蛮绑在身甩脱不去。

鲜少来园子里的爹爹,在收到下人报讯急赶赴至园中,两脚方踏进园土,愕见园中刻意栽植的心血付诸东流后,掩不住的怒气在他的眼中腾升奔窜,他气急败坏地来到娘亲的面前,难忍暴怒地忿忿扬高了掌心。

倚在门边看着外头的一切,无音缩紧了呼吸,心房忐忑急切地跳动,总觉得那记蓄势待发的巴掌将随时都会落下,于是她绷紧了身子,想迎接或是想抵抗那一刻的来临,但,等待了许久,她没等到预计中该有的响声,却等到了娘亲溃堤的泪。

遭人架制住的娘亲,在见着了爹后,前态一改,泪如雨下,哭得那么放纵,那么情难自禁,最终乏力瘫软在下人的手中,溃不成军。先前细心抹上荷花胭脂,在与泪水遭逢之后,糊花了一张娇颜,化为一行行染彩的泪,顺着她的颊、她的下颌,一滴滴落下,多彩的珠泪翻落在脚边的残花里,再也找不到踪迹。

无音怔看着那个截然不同又陌生的娘亲,觉得脑际既是清醒又是模糊,所发生的事在她脑中纠结又缠绕,她弄不懂这一切,也不知眼下该如何是好。

当疲软的娘亲遭下人拖出园中时,陌生女子来到她的身旁蹲下,静看了她许久后,伸出双臂轻柔地拥住她,并在她耳畔低语。

“我的名字叫碧落,今日起,由我来当你的家人。”

无音茫然地眨着眼,她不懂,这个陌生的女子为何要对她说这句话。

在碧落的怀中转身面向园内,原本栖住在园子里的各式花妖草精,在经历这番人为的疯狂过后,或躺或挂在败枝残叶间,负伤残喘、濒死挣扎,再也无法像是方才以捉弄她为乐的无忧妖精。这时,隐匿在丛中未熄的火舌嘶声蹿起,在一地杂乱中幽幽摇曳,透过暖融的东风缓缓壮大,不一会儿,火浪如狼似虎地舔噬,焰心不断向上拔高,眨眼片刻间,毁败的庭园已投身烈焰火海,无计收拾。

星火的气息浓郁刺鼻,依依缭绕不去,落红满径的园中,经火一焚,更显异样瑰丽。

火点莹莹飘掠过她的眼前,眼前尽是赤红,满园花魂如尘,叶凋如土,散了遍地的花朵,一瓣一瓣,在空中漫舞纷飞,刹那的灿烂令人不舍眨眼,未了,当它们无声地逐风远逸,无音只是默然地目送它们离去。

生命中的这一日,她永远记得,自这日后,她再也没见过娘亲。



又变得这么夸张……

站在林间草丛中的无音,哑口无言地瞪视着前方灯火通明、屋檐迭延如座小皇宫的气派建筑。

她抚额轻叹,“这里是荒山野岭啊……”也不知要收敛点,这副光景若是让不知情的人见着了,该怎生是好?天方黑就离开家门寻人的无音,先是走了山神藏冬

所居的灵山一趟 ,在藏冬的家门前收到他去隔壁山头山魃的家里串门子的字条后 ,便趁着夜色赶赴此地 ,可来到这后 ,她便发现 ,这座白日里少有人迹的荒凉山头 ,遍山的荒湮漫草入了夜却摇身一变 ,成了座富丽堂皇得令人咋舌的豪宅丽院。

摇曳的丝竹声自宅院里流泄了出来 ,灯火透过纸质窗扇门扉 ,投映出里头一具具交错的人影 ,她无声地走近 ,步阶拾级而上 ,两脚踩在黑岩所铺砌的凉梯上 ,她边走边想 ,脚下的一切 ,很可能是白日里不起眼的芦苇或是枯竹所变化而成 ,而眼前的山魃之宅 ,则可能是魑魅所栖居的大树 ,不然就是……

是什么都好 ,她只希望别再是那个曾经拜访过的臭鼬洞或是狐狸窝 ,那回自臭鼬洞返家后 ,她可是足足刷洗了三日 ,才让身上的异味淡去。

方踏上阶顶 ,守在宅前迎客的候门小厮随即朝她迎了上来。

“我找藏冬。”她朝他微微颌首 ,努力让自己的神态看来自若如常。

小厮听了 ,随即朝门内一弹指 ,门里的女侍马上笑吟吟地款步前来迎客入内 ,无音先是怔了怔 ,接着不语地跟在领路的女侍身后步进宅内。

走在宽敞的回廊上 ,她的双眼始终摆放在前头为她领路的女侍身上 ,走在前头的女侍 ,姣娜的丽容衬上玲珑的身段 ,在廊上袅娜而过 ,一步一行尽是风情 ,举手投足皆是妩媚。

自小到大 ,因深居少出的缘故 ,她所见过的人不多 ,但看过的各式妖鬼精怪却繁不胜数 ,每每来到这种地

方,她总觉得与这些外表男俊女俏的众生相较之下,人类就显得太过平庸无奇。

是该感叹上苍的造物不公,抑或是该佩服上苍奇妙地弥补了人类与众生之间的缺憾?他们人类虽是占领统治了人间,独尊为大地之主,将其他众生驱逐于人间角落,但众生却拥有人类渴望不可得的玄法幻术,以及长生不老的恒久生命。

也许只是公平。

银铃细摇、琴弦慢拈,流音四泄至灯影处处的廊上,园中的水榭花台,布满各色彩灯,不知名的香气顺着偶尔吹来的夜风撩人心扉,不久,走在前方领路的侍女停下了纤足,伸手为她推开镶以朱红门框的纸门,两页纸门一敞,敞开了另一个繁华绮丽的迷尘世界。

糊了四面艳纸的木兰屏灯,架燃在厅梁四处,将一室照耀得斑斓又多彩,厅旁的乐师摇晃着身躯,闭目吹奏着凤管鸾箫,手抚琴筝胡弦,宴席间,妖娆的歌伶舞伎酣歌热舞,金色彩缎滑过舞伎窈窕有致的胸前腰间,满堂遍飞,舞至尽兴,手中彩缎朝空一掷,霎那间金色流光花粉洒曳遍地,欢腾鼓噪声四起。

杯光俪影交错间,立在门边的无音沉着声不为所动,放眼看去,一屋不知世事、不晓明日,只求当下陶醉畅怀的红男绿女,一屋的……

妖魔鬼怪。

身后的门扉再度合起,无视于一室的群妖乱舞,只当作什么都没看到的无音,跟着领路的侍女来到席间,在一名喝得满面通红,正拍着掌心数拍子的男子身旁坐下。

酒过数巡 ,已有些醉意的藏冬转过头来 ,有些意外地迎上她那张冷淡的容颜。

“你不是神吗？怎么也来这种地方？”不务正业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居然和这些精怪们打成一片。

“神也需要娱乐呀。”藏冬笑咪咪地更进一盅酒后 ,也倾身为她斟了盅琼浆玉液 ,“你呢 ,你怎么也来这？”

“我来找人的。”她面无表情地答来 ,举盅靠近鼻尖嗅了嗅 ,实在是有些担心这些不知是什么变成的美酒 ,在下了腹后 ,将会在她腹里还原为什么古怪的东西。

“那你可来错地方了。”因酒意而满面酡红的藏冬 ,仰首哈哈大笑 ,“除了你之外 ,这里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人！”

她淡瞥了他一眼 ,扬起一指放在唇间向他示意 ,而恍然想起自己说了什么的藏冬 ,则是连忙掩住嘴 ,担心地左右探看有没有人注意到他说的话。

她压低了音量 ,“别抖出来。”要是让这里的妖怪们 ,知道混进这儿的她是个人后 ,待会她要出去可就难了。

“抱歉 ,喝多了 ,差点忘了。”他搔搔发 ,替她纹风未动的酒盅再斟上了些许美酒。

审视了手中的酒盅一会 ,无音理智地放下酒盅不想冒险 ,抬起两眼在宴席内四处穿梭寻找 ,找了半天 ,就是没见到那副熟悉的情影。

“你有没有见到碧落？”这等光怪陆离的酒宴她一刻也不想多待 ,她只想知道她要找的那只离家镜妖目前身在何处。

藏冬讶异地扬眉 ,“怎么 ,她还没回家？”上回碧落莫名其妙地跑来他家的飞凤镜里住了十来日 ,不久又说要

回花相园去，怎么一别多日，她还是没到家？

无音紧敛着一双柳眉，不断思索着“家”这一字对碧落的定义。

花相园也算是个家吗？为何她总觉得它只是碧落暂栖的旅店？

说起那个在她八岁那年，自告奋勇要当她家人的镜妖碧落，与她一同生活的这些年来，碧落始终没半分家人的概念，她已经习惯在碧落出门去了就当作丢了，回来算是捡到，就像这回，碧落出门前只说是要去外头玩个一两个月，结果呢，那只镜妖足足失踪了两年也不回来，要不是怕碧落是被哪个道行高深的高人给收了，和担心碧落是因遭逢什么问题才会迟归，她才不会大老远的跑来这打探她的消息。

藏冬很是乐观地拍拍她的肩，“放心吧，待她玩倦了她便会主动回花相园的。”

无音冷冷哼了哼。待碧落玩倦？那只不负责任又有无穷精力的镜妖，永远也不会倦！这回她决定，在碧落一回家后，她就动手将四神镜给封了，让碧落好好待在镜里反省反省，到时她看碧落还能再怎么贪玩。

“既是来到这里，就别板着一张脸。”藏冬热情地揽着她的肩，“来，陪他们一块乐一乐。”

“我要回去了。”天亮之前她还得分回家，不然当负责打理她生活的嬷嬷发现她不在园中，那事情就麻烦了。

藏冬在她起身前拉住她的手腕，敛去了唇边的笑意，对她皱眉。

“你这阴沉的性子要改一改。”独来独往，不多言，也不爱笑，她不怎么喜欢融入妖魔的世界倒也罢了，问题